

# 《西游记》与中美关系定位

文/张宇燕

分属佛教世界的如来佛与道教世界的太上老君，信仰理念不同却又平起平坐密切合作，或许这才应当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

或许是长期思考国际问题的缘故，自己习惯性地就把《西游记》当成一部“准”学术著作来读，试图从吴承恩虚构的故事中挖掘出某些隐喻，并用这些隐喻去映照我们今天所处或明天将面对的世界。

总体而言，《西游记》讲述的是一个能量巨大、欲望强烈又无法无天的孙悟空被如来佛、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联手收服的故事。在国际问题研究中，《西游记》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，便可转化为国家间的关系。这里我特别关注孙悟空与如来佛之间，以及如来佛和太上老君之间的关系。由此想到了迈克尔·哈特和安东尼奥·奈格里合著的《帝国：全球化的政治秩序》。

以往的帝国扩张的路径，通常是先派军队武力征服，然后派官员进行统治，最后让商人加以掠夺。在两位作者看来，今天的帝国和以往的帝国大相径庭，从本质上讲，它已经变成了一套法律体系，成为一种保护契约、消除冲突的规范或法律工具。

帝国不依赖固定的地理疆界，并表现为世界市场和全球权力的集中化或单一化。作为帝国的美国，正是支配全球规则结构的政治主体，在其开放的、不断扩展的疆域中，这台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全球的统合。

在包容阶段，帝国充分彰显其宽宏、自由及多元化的一面，努力把所有国家吸引或强行拉入由其精心织就的秩序网络内。

在那些体制外的主体自愿或被迫进入帝国体系之后，帝国便开始实施其统治的第二阶段，即“区别阶段”。本阶段的特点是，被接纳的主体之间的差异被识别和强调。一般而言，帝国并不制造差异，而只是承认已有的或潜在的差异，并按照帝国要求对那些特点各异的新加入体系者进行分类和评判。

在其最后的“操纵阶段”，帝国将充分利用这些差异在法律上对那些被纳入其中的主体整齐化，在政治上对其等级化，在经济上对其一体化，并在其操纵和控制的系统中安排它们各自的位置，以使帝国收益最大化。

不难发现，孙悟空和如来佛的关系类似于帝国体系之外主体与帝国之间的关系。其中，孙悟空代表前者，如来佛代表后者。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从在野猴王到被招安任弼马温和齐天大圣，是第一阶段；从大闹天宫到被法名孙悟空护送唐僧一路西

行取经，是第二阶段；历经“九九八十一难”终于在西天取到真经并成为斗战胜佛，是第三阶段。

从相当意义上讲，这三个阶段和帝国体系维持和拓展的三个阶段吻合得很好：在第一阶段，“如来—帝国”秉持开放精神，对“石猴—体系外主体”进行容纳；在第二阶段，“如来—帝国”对“孙大圣—进入体系者”加以识别、定位和体制化；在第三阶段，“孙悟空—斗战胜佛”被彻底体制化，与“如来—帝国”完全融为一体，以至于成佛之时其头上的“金箍”自动失效。

作为一套法律体系的帝国，其规则具有非中性，即对帝国中的不同主体，同一规则意味着不同的结果。至于那些本身就是歧视性的规则更是如此。考虑到利益的保护和扩大主要来源于规则及其非中性，因此，规则体系的创建者或帝国也就自然成为该体系的最大受益者。

孙悟空成佛之后，便进入一个随心所欲都不会逾矩的时期。表面看，此时的斗战胜佛也有自身的收益，比如拥有了令人向往的头衔并受到体系内其他成员的认同与尊重，渐渐地也成为现行体系的一个既得利益者。但实际上，他所取得的一切，只是帝国系统愿意给予他的，他所处的永远是从属地位，须服从于帝国的整体利益。

以“孙悟空—如来佛”对应“美国—法律帝国”，尽管做这样的比喻并不十分恰当，但我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眼下的中美关系。然而，发散的想象有时会引导我们去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，比如，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帝国体系中，像孙悟空那样被如来佛彻底体制化是否应该成为中国的发展目标？如果是，这一目标的合法性来源在哪里？如果不是，那么面对紧锣密鼓、步步为营的美帝国之“体制殖民”，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一百多年前智者所倡导的“既接受西方影响又不受西方控制”之愿景？再比如，美帝国体系的稳定性如何？美帝国体系中有无强有力的挑战者？是否在其主导的世界之外仍有其他体系存在的空间或可能性？

此刻，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来佛与太上老君之间那耐人寻味的关系。他们分属佛教世界与道教世界，但这两个世界又相互交叉重叠；他们的信仰理念各不相同，但又拥有广泛而牢固的共同利益并密切合作；他们的神通或本领虽有大小高下之分，但却平起平坐而非君臣主仆。或许这才应当是三五十年后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。□

张宇燕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